

略论《玄应音义》在文字学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000)

摘要: 不论哪一个民族, 要想研究本民族古代的语言, 都必须通过古代的文字。因为口语必随时间而消逝, 只有文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保留语言的部分面貌。唐释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简称《玄应音义》)训释词语注重辨析字形, 无论是正体还是俗体, 甚至写经人随意所造的新字, 传抄中的讹误字, 皆一一收录, 并加以考释。其在文字学研究上的重要学术价值大致有下列三个方面: 一、唐时文字自然形态的实录。

《玄应音义》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文字数据, 所映了唐时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态, 其汇释佛经经文所用异体俗字可以说是记载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一大渊藪。二、字与字音义间演变的线索。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 也是约定俗成的交际工具, 俗字作为一种传播媒体自然也要受到文字的社会性的制约, 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能够为社会所承认而广泛流传, 自有其一定的规律。汉字的发展演变包括字体的变迁和字形的变化, 汉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讨汉字从甲金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也要考证每一个具体汉字的字形有哪些变化。除了字体和字形演变的研究以外, 汉字使用的历史状况也是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玄应音义》的记载, 再参考有关的文献资料, 可以了解到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状况, 考察其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三、字词考释的佐证。汉语文献卷帙浩繁, 董理不易, 现存文献大多历经传抄刊刻, 尤其是佛经和敦煌文献等俗文献中更多今已难以辨识的俗字或借字。《玄应音义》的记载往往为考释这些字词提供了线索, 也为字典编纂考释一些字词的始见书提供了依据, 还为辞书编纂和修订提供了释义的佐证。《玄应音义》所收之字, 有的今天仍沿用, 有的已不用, 也有一些已无从查考, 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俗体、省体, 不见于其它文献者甚夥。这些俗体、省体, 向来为文人学士所轻视, 不登于大雅之堂, 在现存古籍中往往不易见到。因而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 《玄应音义》犹如一块璞玉, 保存了唐和唐以前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态, 从中可看到汉以后文字发展演变的情形和人们是怎样使用这些文字的, 这在文字学研究上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玄应音义; 文字研究; 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 H124.1 **文献类型:** A

不論哪一個民族, 要想研究本民族古代的语言, 都必须通过古代的文字。因为口语必随时间而消逝, 祇有文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保留语言的部分面貌。唐释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下简称《玄应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著作, 全书二十五卷, 注释了四百多部佛经中八千多条词语。《玄应音义》的编纂宗旨是为为了便於披讀講解佛經者正確理解和傳達經義, 故訓釋詞語尤其注重辨析文字的字形。無論是正體還是俗體, 甚至寫經人隨意所造的新字, 傳抄中的訛誤字, 玄應都一一收錄考釋。由玄應所釋可上探唐和唐以前的語言使用狀貌, 下文擬就此略作論述。

一、唐時文字自然形態的實錄

陸宗達先生在《文字的貯存與使用》一文中說: “處於使用狀態的漢字, 文獻所用的漢字, 由於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這裏既有時代的差異, 又有社會風尚的影響, 所以其狀態是繁紛多樣的。”^[1]《玄應音義》的可貴之處, 就在於保存了極其豐富的文字資料, 所映了唐時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態, 可以說是其時所見一字所用各種字形的淵藪。如:

枿(𣎵、嫩、濡、𣎵)

而𣎵反, 下乃困反。《字苑》作𣎵, 柔脆也。《通俗文》作枿, 再生也。又作嫩, 近字也。經文作濡, 又作𣎵, 並非體也。(卷十一釋《正法念經》第八卷𣎵枿)^[2]

徐按：腴，據玄應所釋有“柔脆”義，指肉柔軟脆嫩。朶，有“再生”義，即樹木重新生長的嫩枝。又作嫩，嫩爲後出近字，不能寫作濡、朶。朶、腴讀“乃困反”，音同“嫩”，與《廣韻》和《集韻》相合。《正字通·肉部》：“腴，讀作嫩者，轉音也。後借爲嫩弱之嫩。”

稍（梢、槩、鋤）

稍，山卓反。《埤蒼》：稍長丈八尺也。經文有作梢，所交反。木名也。或作槩，北人俗字也。或作鋤，江南俗字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一卷矛稍）

徐按：稍，據玄應所釋，北人作槩，江南作鋤。經文作梢爲形近而誤。錢坫校：“鋤、稍爲聲之轉，故俗亦以鋤爲稍。”《廣韻》：“稍，矛屬。《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稍、槩，所角切，鋤，山卓切，生母覺韻，音同義同，祇是字體不同。

蚌（癢、痒）

餘掌反。《說文》：“搔蚌。”《禮記》“蚌不敢搔”是也。字從虫，今皆作癢，近字也。又作痒，音似羊反。病名也。痒非字義。（卷五釋《太子須大拏經》下蚌）

徐按：《說文》：“蚌，搔蚌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蚌，字亦作癢。”據玄應所釋，其時“蚌”已“皆作癢”，“癢”是近字。經文中也寫作“痒”，“痒”是病名。考《爾雅·釋詁上》：“痒，病也。”《說文》：“痒，瘍也。”玄應指出“痒”非經文字義。據《廣韻》載，痒，似羊切，邪母陽韻平聲；癢，餘兩切，以母養韻上聲。痒、癢音近，故“痒”可通“癢”。《玉篇》：“痒，痛痒也。”今以“痒”爲“癢”的簡化字。

玄應辨析經文字形有指出“假借”的，也有稱爲“俗作”或“俗字”的，有時也稱一些當時新產生的字爲“近字”或“今作”等。指出“假借”的如：

𧈧（般）

補單反。《字林》云：𧈧，部也。謂𧈧類也。又作般，假借也。（卷七釋《持心梵天所問經》第一卷𧈧黨）^[3]

稱爲“俗字”的如：

𦏧（𦏧）

巨向反。《字書》謂施置於道曰𦏧，俗作𦏧。（卷四釋《大方便報恩經》第七卷𦏧網）

𦏧（𦏧）

下女孝反。《說文》：𦏧，亂也。《韻集》：𦏧，猥也。猥，衆也。字从市从人。經文从門作𦏧，俗字也。（卷三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十七卷𦏧𦏧）

𦏧（𦏧）

𦏧，又作𦏧，同。輔孝反。《說文》：𦏧，面生氣也。經文作𦏧，猶俗字耳。（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九卷創𦏧）

𦏧（飼）

《石經》今作食，同。囚恣反。《聲類》：𦏧，哺也。《說文》：𦏧，糧也。从人仰食也。謂以食供設與人也，故字从食从人意也。經文作飼，俗字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二十三卷餒𦏧）

𦏧（𦏧）

許高反。《說文》：“𦏧，擾也。”經文作𦏧，俗字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十二卷𦏧大）

𦏧（𦏧）

蘇鈍反。《通俗文》：含水溢曰𦏧。經文作𦏧，俗字也。（卷二十釋《陀羅尼雜集經》第七卷𦏧之）

笑（咲）

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犬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又作咲，俗字也。

（卷二十四釋《阿毗達磨俱舍論》第十一卷笑視）

閉（閉）

補結、補計二反。《說文》：闔門也。《廣雅》：閉，塞也，守也。或作閉，俗字也。（卷二十五釋《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一卷關閉）

稱為“近字”或“今作”的如：

責（債）

阻革反。《說文》：責，求也。經文作債，阻懈反。近字耳。（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三卷責索）

創（瘡）

古文𪔐、刃，二形同。楚良反。《說文》：創，傷也。經文作瘡。近字耳。（卷二釋《般涅槃經》第九卷創炮）

帷（幃）

古文違，同。于追反。《字林》：在旁曰帷。謂張帛障旁也。《釋名》：帷，圍也，謂以自障圍也。今皆作幃。（卷九《大智度論》第五卷帷帳）^[4]

矯（矯）

几小反。假稱謂之矯。矯，詐也。非先王之法曰矯。今皆作矯。（卷十釋《十住毗婆沙論》第二卷矯異）

誠如劉復先生在《編纂〈中國大字典〉計劃概要》一文中指出：“自六朝以迄唐宋，‘別體’滋多。其見於碑版者尚不甚離奇，見於敦煌寫本者幾至漫不可識。彙而釋之，即使無裨於世俗，要自有益於學人。”^[5]《玄應音義》彙釋佛經經文所用異體俗字，堪稱記載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一大淵藪。

二、字與字音義間演變的線索

《荀子·正名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也是約定俗成的交際工具，俗字作為一種傳播媒體自然也要受到文字的社會性的制約，表面上似乎雜亂無章的俗寫文字能夠為社會所承認而廣泛流傳，自有其一定的規律。漢字的發展演變包括字體的變遷和字形的變化，漢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討漢字從甲金文到楷書的演變過程，也要考證每一個具體漢字的字形有哪些變化。除了字體和字形演變的研究以外，漢字使用的歷史狀況也是漢字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根據《玄應音義》的記載，再參考有關的文獻資料，可以了解到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狀況，考察其發展演變的線索和規律。如：

毬（鞠、毬、球）

下渠六反。《三蒼》云：毛丸可戲者也。（卷一釋《大威德陀羅尼經》第七卷拍毬）

古文^𠂔鞠，今作鞠。《字林》巨六反。郭璞注《三蒼》云：毛丸可蹋戲者曰鞠。蹋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簡才力也。劉向《別錄》曰：楚鞠也。《新書》二十五篇傳云黃帝所作，云或曰起戰國時託^[6]云黃帝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卷拍毬）

徐按：鞠為古代一種用革制的皮球。《說文》：“鞠，蹋鞠也。”蹋鞠，又作蹴鞠。蹴鞠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球類運動。如《漢書·枚乘傳》云：“蹴鞠刻鏤。”顏師古注云：“楚，足楚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楚，即蹴。又作蹋鞠，淵源甚古。^[7]據漢劉向《別錄》云：“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蹴鞠原本用以練武，演至唐代，漸失去原先的軍事訓練性質，成為一種強身娛樂的體育運動。

鞠，又作毬。據《玄應音義》卷一釋《大威德陀羅尼經》第七卷毬^𠂔曰：“渠掬反。經文作毬，非體也。”又卷四釋《五千五百佛名經》第六卷毬多曰：“渠六反。經文作毬，非。”渠掬反即渠六反，群母屋韻。《大威德陀羅尼經》和《五千五百佛名經》皆為隋闍那崛多譯，

經文中鞠寫作毬，玄應認為“非體也”。又據《慧琳音義》卷十三釋《大寶積經》第四十一卷“如毬”之毬曰：“渠尤反。《字書》皮丸也。或步或騎，以杖擊而爭之為戲也，形聲字也。經文從𠂔作毬，俗字也。”慧琳所釋毬為渠尤反，群母尤韻。檢《廣韻》，毬，渠竹反，群母屋韻入聲三等；毬，巨鳩反，群母尤韻平聲三等。由玄應和慧琳所釋反切的不同，反映了鞠寫作毬後讀音也由入聲韻變為陰聲韻。

據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曰：“鞠以韋為之，實以物，蹴蹋之以為戲也。蹴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蹴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封演《封氏聞見記》指出這是由於“近俗聲訛，謂鞠為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據顏師古和封演所說，鞠因聲訛，字亦從而變為毬。^[8]如敦煌遺書《歸義軍衙內酒破曆》記載有歸義軍打敗吐蕃，統治河西時期在敦煌郡的球場納酒賬，“十九日寒食，座設酒三瓮，支十鄉里正納毬場酒半瓮。”^[9]又如：

朔方安下總了，沙洲善使祇迎。比至正月十五日，毬場必見喜聲。（伯三七〇二《兒郎偉》）

到日毬場宣詔喻，敕書褒獎更丁寧。（伯三四五一《張淮深變文》）

場裏塵飛馬後去，空中毬勢杖前飛。毬似星，杖如月，驟馬隨風直冲穴。（斯二〇四九、伯二五四四《杖前飛（馬球）》）

試交騎馬拈毬杖，忽然擊拂便過人。（伯三六九七、斯五四三九和斯五四四一《捉季布變文》）

毬又寫作球。如：

一十香風綻藕花，弟兄如玉父娘誇。平明趁伴爭球子，直到黃昏不憶家。（敦煌寫本斯二九四七《丈夫百歲篇》）

又如中唐時蔡孚《打球篇》曰：“臣謹案：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戲也。黃帝所作兵勢，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竊美其事，謹奏《打球篇》一章，凡七言九韻。”其所作詩如下：

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
金錘玉瑩千金地，寶仗雕文七寶球。
寶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
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游。
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
紅鬣錦鬃風騶驥，黃絡青絲電紫驄。
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
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走滿先籌。
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金旒。

詩中“樓、侯、游、楸、驄、頭、籌、旒”皆為尤韻字，可見“球”也已讀為陰聲韻，即慧琳所釋“渠尤反”。球，本義為美玉，《說文》：“球，玉也。”毬、球音同，“球”為“毬”借用後，其原義今已罕用。

憺（憺、憺、淡、憺）

《字書》或作憺，同。徒濫反。《說文》：憺，安也。謂憺然安樂也。憺亦恬靜也。經文作憺，徒甘反。《說文》：憺，憂也。憺非此義。”（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三卷憺怕）

憺，安也。經文作憺，他紺反。憺，豫愁也。又作潭，徒南反。潭，深也。二形並非字義。（卷七《大哀經》第二卷憺怕）

徐按：憺，有“安靜”義。《說文》：“憺，安也。”《廣雅》：“憺，靜也。”據玄應所釋，經文中將“憺”記其音寫作“憺”、“憺”、“潭”。

佛經經文中往往還將“憺”寫作“淡”。如《慧琳音義》卷二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十三卷憺怕云：“經文從水作淡泊，並非也，訓義別。《古今正字》云：憺怕二字並從

心，形聲字也。”又卷七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百三十七卷憺怕云：“經文作淡泊，或作澹泊，皆非也。”又卷二十八釋《無量義經》憺怕云：“經從炎從水作淡泊字，非也。”據慧琳所釋，“憺怕”與“淡泊”、“澹泊”訓義有別。

“憺怕”為“安靜無為”義，由於其時“怕”俗音普嫁反所表的“畏懼、害怕”義為人們所習用，人們對其原所表示的“靜也，無為也”義的本音普白反已不熟悉，往往以“泊”為其“靜也，無為也”義的記音字，“憺”也隨“泊”由卜旁變為ㄣ旁的“澹”，又以“淡”為借字，或借憺、憺、潭記音，字體不定。段玉裁注《說文》“怕”字已指出：“憺怕，俗用淡泊為之，假借也。澹作淡，尤俗。”“淡”為“憺”的“安靜”義的借字，其本義據《說文》載為：“淡，薄味也。從水炎聲。”如《老子》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淡”由“薄味”義引申有“顏色淺”義。如《玄應音義》卷二十三釋《攝大乘論》第二卷衆顯：“賢結反。案：顯，以絲縛繒染之，解絲成文曰顯。今謂西國有淡澀汁，點之成顯，如此方蠟點顯也。”

“淡”為“憺”假借而有“淡泊”義，又引申有“安適”義。如《玄應音義》卷三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一卷恬然云：“《大論》作淡然，徒濫反。案：淡亦安也，靜也。其訓義同。”據玄應所釋，佛經中“恬然”亦寫作“淡然”，“淡”有“安靜”義。“淡”的“安適”義亦為其時新產生的口語詞，故字體不定。

考《玄應音義》卷三釋《放光般若經》第一卷淡然之淡指出：“徒濫反。《廣雅》：澹，安也。經文或作憺、淡二形，音訓並同。”又卷五釋《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上卷恬憺之憺云：“下宜作淡，徒濫反。淡，安也，謂安靜也。經文从心作憺，徒甘反。憂心如憺。憺，憂也。憺非此用。”檢玄應所釋此經為西晉竺法護譯，原文為：“遙睹世尊，行步正齊。容儀端正，威神光曜。諸根寂定，恬淡玄默。和雅其性，如水澄渟。”由玄應所釋可知其當時所見的經文中“淡”誤作“憺”，故玄應指出“憺”與“淡”義異。

又據《玄應音義》卷十六釋《薩婆多毗尼毗婆沙》第九卷淡然之淡云：“徒闕反。《蒼頡篇》：淡，恬也。《說文》：淡，安也。《廣雅》：淡，靜也。今皆作淡。”玄應指出“淡”的“安靜”義原作“憺”，又考段玉裁注《說文》“憺”字亦指出《說文》所釋“憺”和“憺”的“音義皆同”，^[10]故可證“憺”、“憺”在表“安靜”義時同義。

淡，又為“痰”的記音字。如《玄應音義》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三十五卷“淡陰”云：“謂匈（胸）上液也。醫方多作淡飲。”玄應所釋“淡陰”一詞為中醫的一種病症，指體內過量水液滯留在某一部位而發生的疾病。《廣韻》淡、痰皆為徒甘切，定母談韻平聲。據慧苑《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四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六十六《捲入法界品》之七“風黃淡熱”說：“《文字集略》曰：淡為胸中液也。騫師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11]“痰”指下呼吸道粘膜分泌出來的粘液，《廣韻》：“痰，胸上水病。”《集韻》：“痰，病液。”

《說文》未收“痰”，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阮孝緒《文字集略》：‘淡，胸中液也。’《方言》騫師注：‘淡字又作痰也。’《衡方碑》：‘淡界繆動。’今字作痰。從疒。”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緇流的二大小學家》一文據慧苑所釋認為騫師即釋智騫，亦即釋道騫，又認為智騫撰有《方言注》。^[12]智騫是否為《方言》撰過注，今已難以考知。考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末載：“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祕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變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曰：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眾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瞻，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褥，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敘謀猷。學者祕之，故斯文殆絕。”從《續高僧傳》所載可知，智騫撰有《眾經音》，^[13]慧苑所引當是智騫《眾經音》中注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的釋文。檢今傳本《方言》無此文，又據《魏書》卷五十二《劉昞傳》載，十六國時西涼北涼人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曾“著《方言》三卷”，《北史》卷三十

四《劉延明傳》所載同，然劉昫所撰《方言》三卷今已佚，無從考知。因而智騫所釋可能出自劉昫所撰《方言》，也可能是就“淡”為當時的方言記音字而言。“痰”為後出字，故文獻中借“淡”表示其義，魏晉時文獻中“淡”、“痰”有并用。如：

夫多飲而走則為痰支，數行而風則為癢毒。（魏嵇康《宅無吉凶攝生論》）^[14]

匈（胸）中淡悶，乾嘔轉劇。（晉王羲之《雜帖》五）

“痰”始見於漢。如：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張仲景《金匱要畧》卷十二）

考《慧琳音義》數釋“痰”皆指出經中寫作“淡”之誤，如：

上嗽甘反。《考聲》云：胸膈中水病。經作淡，非也。（卷二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十二卷痰膿）

上唐男反。《集訓》云：胷膈中水病也。經文作淡，非也。此乃去聲，無味也。書人之誤者也。（卷三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百三十一卷痰病）

據慧琳所釋，淡、痰在表示“下呼吸道粘膜分泌出來的粘液”義時為古今字，“痰”字出現後至唐代則不再用“淡”來表示“痰”義。

三、字詞考釋的佐證

漢語文獻卷帙浩繁，董理不易，現存文獻大多歷經傳抄刊刻，尤其是佛經和敦煌文獻等俗文獻中更多今已難以辨識的俗字或借字。《玄應音義》的記載往往為考釋這些字詞提供了線索。如：

斯一三三《秋胡變文》：“縱使黃金積到天半，亂採（綵）墮似丘山，新婦甯有戀心，可以守貧而死。”例中“墮”與“積”對文，應同義，然“墮”卻無“堆積”義。考《玄應音義》卷五釋《月上女經》上卷中“雀塚”之“塚”：“徒果反。謂城上女牆也。經文作墮落之墮，非體也。”據玄應所說，其時“塚”往往寫作“墮”，“塚”正與“積”同義為“堆積”義，由此可知，《秋胡變文》中的“墮”即“塚”的記音字。

王力先生在《字典問題雜談》一文中曾說：“人們如果能把每個字的每個意義都指出始見書，功勞就大了，對漢語辭彙發展史的研究就立了大功勞了。”^[15]趙振鐸先生在《字典論稿》中也說到，“就字典編纂來說，能夠比較準確地在義項下舉始見書的材料作為第一用例，關係到字典的質量，它至關重要，不是可有可無的。”^[16]《玄應音義》的記載也為字典編纂考釋一些字詞的始見書提供了依據。如《漢語大字典》釋“嵐”所引最早書證為《玉篇》，檢《說文》未收“嵐”字，^[17]今本《玉篇》所釋為：“力含切。大風也。又岢嵐山名。”收錄在山部“峽”和“岬”之間。考日釋空海據原本《玉篇》所編《篆隸萬象名義》“峽”和“岬”之間無“嵐”，可證原本《玉篇》亦未收“嵐”，此為宋代所增。何亞南先生《釋“嵐”》一文認為“嵐”的本義是“山中蒸騰的霧氣”，“嵐”字至遲在晉代已產生。^[18]考《玄應音義》卷二釋《大般若涅槃經》第四十卷婆嵐之嵐云：“力含反。案諸字部無如此字，唯應璩《詩》云‘嵐山寒折骨’作此字。”^[19]玄應指出當時諸字書皆未收錄“嵐”，可證今本《玉篇》所收“嵐”是宋代增入。應璩為漢末魏初詩人，據玄應所引其詩，可知“嵐”字至遲在漢魏就已產生。

《玄應音義》所釋還可為辭書編纂和修訂提供釋義的佐證，糾正一些疏失之處。如《漢語大字典》釋“齡”引《字彙補·口部》：“齡，金聲也。”考《玄應音義》卷五釋《寶網經》中“鎗鎗”云：“楚行反。《三蒼》：‘金聲也。’經文作齡，誤也。”據玄應所釋，“鎗”經文作“齡”，可知“齡”字早在唐代已出現，《漢語大字典》引《字匯補》為例，偏晚。又如“贖”有“買東西預先付錢”義。考《玉篇》：“贖，徒感切，預入錢。”贖，又作贖。《廣韻》：“贖，市先入值也。”^[20]《玄應音義》卷十六釋《善見律》第十卷“直贖”之“贖”云：“又作贖，同。徒感反。《通俗文》：‘市買先入曰贖。’今言贖錢者也。”玄應所釋為南朝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原文為：“有人先下少直，贖市園果。”檢《漢語大詞典》

釋“𪛗”引清代例，《漢語大字典》釋“𪛗”字無書證，當皆可據玄應所釋補以南朝所譯《善見律》例。

四、結語

蔣禮鴻先生《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一文曾說到，“前人研究漢字，眼光大抵注射在小篆以上的古文字”，“至於隸書以下的文字的研究，前人就不曾很好地系統地做過”。“因此，漢以後文字發展演變的情形怎樣？人們是怎樣地發展俗字以與統治階級的壟斷進行鬥爭？人們是怎樣使用這些文字的？我們就知道得很少。”^[21]《玄應音義》所收之字，有的今天仍沿用，有的已不用，也有一些已無從查考，大多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俗體、省體，不見於其他文獻者甚夥。這些俗體、省體，向來為文人學士所輕視，不登於大雅之堂，在現存古籍中往往不易見到。因而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玄應音義》猶如一塊璞玉，保存了唐和唐以前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態，從中可看到漢以後文字發展演變的情形和人們是怎樣使用這些文字的，這在文字學研究上無疑具有彌足珍貴的學術價值。

[1] 陸宗達《文字的貯存與使用》，《湖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

[2] 《玄應音義》今傳本主要為磧砂藏、趙城藏、麗藏本等釋藏本和莊炘、錢坫等校刻本，各本及慧琳所轉錄部分皆略有不同，本文據麗藏本，參以趙城藏、磧砂藏、永樂南藏、宛委別藏、海山仙館叢書本、敦煌殘卷和日本石山寺藏本及慧琳《一切經音義》（簡稱慧琳音義）所轉錄部分校補。

[3] 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也說到：“般字又作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補定本216頁。

[4] 麗藏和金藏本無此條。

[5] 劉複《編纂〈中國大字典〉計劃概要》，《辭書研究》1979年第1期。

[6] 託，磧砂藏本為“記”。

[7] 詳參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427-1434頁。

[8] 見《敦煌古代體育史畫錄》和《敦煌體育文物概述》，載《體育文史》1992年第1期和1994年第2期。在敦煌的馬圈灣漢代烽隧遺址中，敦煌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發現一個直徑5.5厘米的球，內填絲綿，外用麻布繩和白絹搓成的繩捆扎而成。

[9] 見敦煌文物研究院001卷。參見李重申等《敦煌馬球史料探析》，載《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10] 俞樾《諸子平議·荀子一》：“《說文·見部》：‘覯，暫見也。’《目部》：‘睽，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倓即其假字也。倓者，暫見之謂。”據俞樾所說，“倓”為“暫見貌”，則“倓”亦為“憺”的記音字。

[11] 此為《慧琳音義》卷二十三轉錄。

[12] 神田喜一郎《緇流的二大小學家》，《支那學》1933年第7卷第1期。

[13] 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四承慶庵師齋師：“齋師者，釋道齋也。《隋書·經籍志·楚辭類》叙云：隋時有釋道齋，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齋公之音。又云：《楚辭音》一卷，釋道齋撰。”

[14] 《嵇中散集》卷八，四庫全書本207頁。

[15] 王力《字典問題雜談》，《辭書研究》1983年第2期。

[16] 趙振鐸《字典論稿·字典的舉例》，《辭書研究》1991年第3期。

[17] 《說文新附》：“嵐，山名。从山，𡩇省聲。”《漢語大字典》云，清人多以為“嵐”即“𡩇”的俗字。

[18] 何亞南《釋“嵐”》，《中國語文》1999年第4期。

[19] 此據磧砂藏、金藏、永樂南藏、廣島大學藏石山寺本和山田孝雄彙編本《玄應音義》，檢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六、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三十四、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三《魏應璩集》所載皆為“嵐山寒折骨”，麗藏本則為“嵐風寒折骨”。

[20] “市買先入曰賒”，磧砂藏、海山仙館叢書、宛委別藏本為“市買先入物曰賒”，任大椿、顧震福、臧庸、馬國翰、黃奭、龍璋、段書偉各家所輯《通俗文》從之，然麗藏本及《慧琳音義》卷六十五轉錄玄應此條并無“物”，據《玉篇》和《廣韻》，可證磧砂藏、海山仙館叢書、宛委別藏本誤衍“物”。

[21] 《蔣禮鴻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37-138頁。

XU Shi-yi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200000)

Abstract: *Xuanying Yinyi*, the existing earliest interpretation of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in Buddhist sutra, is a famous work for linguistic study. It is of essential academic value with regards to philology, linguistics and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cademic value in philology study.

Keywords: *Xuanying Yinyi* ; philology study; academic value

作者简介: 徐时仪 (1953-),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